

化激活古老的东方文化成为可能。

从鸦片战争到光绪年间,国人涉足东西洋的经历,为数虽然寥寥,但确乎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林鍼和罗森,斌椿和志刚,分别代表了出洋的两种类型:个人谋生和国家遣使,但由于前者出身于市井,后者隶属八旗,思想见解无可足称,他们的东西洋之游似乎未给国人带来更新的东西,而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容闳和王韬;作为工商界代表的李圭,在涉足东西洋的同时,却带来了西方的观念和理想,引起广泛的影响和震动。

一、游学美国的先驱者:容闳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自称:“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931 年出版的《中美文化交流》(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书记载,在容闳到美国之前 29 年即 1818 年,来自中国广州的一名王姓学生就学于美国康州康威尔城的“国外布道学校”,但这位王姓同学与远在他之前到欧洲去学习的郑玛诺(? ~ 1674 年)一样,被西化成连名字都已经“西式”了的“西籍华人”,而且还被“教化”成西方国家派来中国的传教士,而容闳的心中始终装着自己的祖国,因此容闳实为游学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个中国人。《西学东渐记》是容闳生平惟一的自传回忆录,原书用英文写成,书名为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西学东渐记》叙事止于 1901 年,出版于 1909 年。

容闳游学美国始于 1847 年,与林鍼游历西海同时,早于斌椿、志刚等出使泰西。

容闳(1828~1912 年),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南屏镇人,出身贫寒之家。1835 年,随父至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寄读于德国籍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Mrs. Gutzlaff)所开办的塾,接受与传统旧塾传授八股以作仕进阶梯不同的西方教育。未几,女塾因故停办,容

闳辍学回家。因家境萧条,年幼的容闳就以贩卖糖果、检拾禾穗以补家用。1841年,容闳再至澳门,就读于为纪念传教士玛礼逊博士而创设的玛礼逊学堂,翌年随学校迁至香港。由于容闳聪明伶俐,得到了该校校长勃朗先生及其朋友的帮助,所以容闳能够不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并获得到美国深造的机会。1846年冬,勃朗因病拟回美国,临行前,告知学生“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容闳首先起立表示欣然前往。

1847年1月4日,容闳与他的同学黄胜、黄宽三个翩翩少年,从广州黄埔港上了“亨特利思号”(Huntress)帆船,开始了游学美国的旅程。“亨特利思号”帆船的航线是,由黄埔向西,经印度洋,绕好望角,再入大西洋,经圣希利那(今译作圣赫勒那岛)于1847年4月12日到达纽约港,登上新大陆,航程共98天。

漫长而艰辛的航程隐藏着许多恐怖和危险,但在第一次经历航海之旅的容闳眼中,却也成了难得奇观。《西学东渐记》中对此有较详的描述:

解缆扬帆,自黄埔抵圣希利那岛(st. Helena),波平船稳。过好望角时,小有风浪,自船后来,势乃至猛,恍若恶魔之逐人。入夜天则黑暗,浓云如幕,不漏星斗。于此茫茫黑夜中,仰望桅上电灯星星,摇荡空际,飘忽不定,有若圩墓间之磷火。此种愁惨景象,印入脑际,迄今犹历历在目。惟彼时予年尚幼,不自知其危险,故虽扁舟颠簸于惊涛骇浪中,不特无恐之念,且转以为乐,竟为此波涛汹涌,入予目中,皆成不世之奇观者。

船行至大西洋中的圣希利那岛,因需装载粮食淡水,以补供给,因此容闳等人得以乘隙游览该岛。从航船上遥望此岛,“但见火成石焦黑如炭,草木不生,有若牛山濯濯”。由约姆斯坦(Jamestown)登岛,但见“居民稀少,田间植物则甚多,浓绿芸芸,良堪娱目”。在岛上,他们还看到了中国同胞数人,这些中国同胞是乘东印度公司船

而来的，并在岛上定居，“咸有眷属”。圣希利那岛是拿破仑战败后被流放的地方，也是拿破仑的终老之地。拿破仑的坟墓在该岛的浪澳特(Long Wood)，容闳等人咸往登临凭眺，“抚今吊古”，枵触满怀。归时折坟前柳树一枝，携至船上，加以培栽，作为异日纪念。后来柳枝移植于纽约阿朋学校，7年后容闳重游故地，柳枝已长成茂树，垂条万缕，生机盎然。

航行途中，勃朗先生给容闳等人讲解世界地理，使他们闻见许多新知识。途中，容闳还回忆起1845年在玛礼逊学校学习时写的一篇作文，题为《我在纽约和哈德孙河上的一次想象中的遨游》，如今竟然亲历其境，意想中事情成了现实，这无疑使容闳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到达纽约的那一天，天气晴朗，绝少阴霾，使容闳对新大陆的游学生涯产生了美好的憧憬。

在纽约稍作停留后，容闳等人乘舟径往东温若(East Windsor)勃朗夫人家。在勃朗家小住一星期后，旋即赴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容闳等三个中国学生的到来，受到海门校长的礼遇。在海门校长的教授和关怀下，容闳尤爱诵习英国文学，熟悉了莎士比亚、司各特·狄更斯等人的文集，并立志报考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的母校——耶鲁大学。为此容闳努力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与容闳一道游学孟松学校的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归国。黄宽在两年学习期满后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1857年毕业归国，寓粤悬壶济世，“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

容闳报考耶鲁大学前，学习经费一时尚无着落，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寒士而设的奖学金，但校方规定，欲取得此奖学金的同学，必须出具志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容闳虽然感激教师的一番好意，却断然拒绝了这种安排。接受西方教育的容闳并未“西化”，他深感独立选择有益祖国的职业的重要，此时他报效祖国的大志已经确立，如他自

己所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

后在勃朗先生的帮助下，容闳得到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于1850年夏考入耶鲁大学，接受了四年正规一流大学的系统教育。

从1847年就学于孟松学校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七年间容闳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文化和新知识。在困难的条件下，容闳坚持苦学。在孟松学校时，“居室之洒扫拂拭，及冬令炽炭于炉，劈柴生火诸琐事”，容闳都甚乐自己动手。“寓处去校约半英里，每日往返三次，虽严寒雪深三尺，亦必徒步。”在耶鲁大学，容闳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并通过操办同学们的饮膳，购买蔬肴，半工半读，解决了吃饭等生活费用。

经过刻苦钻研，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容闳对美国的风物和文明，不再是一味地赞美和欣赏，而时时想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更需要他这样甘献燭火的人才。因此，他决计毕业后回国，“要使西学传到中国”，使中国同胞同样接受先进的文明教育。容闳在大学毕业之际想到：“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方明富强之境。”

毕业后，容闳拒绝了留在美国谋职的劝诱，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怀揣着一张“羊皮纸”文凭，于1854年11月13日，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经过154天的长途航行，容闳终于回到了他的贫穷老病、日夜思儿而不可得的母亲身边。然而摆在他面前的祖国仍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特韦契尔《西学东渐记·代跋》）容闳归国后，服从母命，剃去胡须，并重新学习已经忘却了的母语——中国语文。归

国不久，两广总督叶名琛对农民暴动的残酷镇压使容闳触目惊心。1855年容闳在广州亲眼目睹了叶名琛在一个夏天竟杀了75000余人。《西学东渐记》对刑场上凄厉景象的描述令人不忍卒读。

对于一个已经接受《人权宣言》和《黑奴解放会》观念的归国游子来说，他怎能不震惊和愤怒？容闳自刑场归寓，“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其脑筋中。愤懑之极，乃深恶统治者之残暴，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此时容闳开始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乃至欲起而为之响应”。

此后，容闳开始在国内求职谋生。他原本想在香港学律师，然而学兼中西的容闳遭到了同行的嫉妒和排斥，被迫离港赴沪。在上海海关谋得一职后，因不愿贪污而主动辞职。后到一英商公司为书记，6个月后，该公司停业，容闳沦为失业者，此时如投身大海，四顾茫茫。然而在该英商公司做秘书期间，有二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告诫酗酒美国人”不得对中国人蛮横无礼，另一件是“怒打苏格兰流氓”。这两件事表明容闳不是那种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具有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的男儿。

经过多次辗转，容闳经友人介绍进入宝顺公司(Dent & Co)，接受该公司委派到中国产茶区域进行调查，为公司采办茶叶。这次调查始自1859年3月11日，由上海出发，经杭州、兰溪，过江西南昌，往湖南长沙、湘潭，到汉口，至九江，于该年9月30日返沪，前后历时近7个月。这次调查旅行的主要目的是采购茶叶，但使容闳对祖国各地的风情有更多的了解；看到民生凋敝、人口稀少、古老文明衰落不振的景象，容闳的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这次旅行使他亲眼看到兰溪的“功夫茶”和全国驰名的特产——火腿，但他似乎对荒凉的景象印象更深。如到杭州，他虽然看到了湖山之美，但是他感叹：“自宋以后，历时既久，美丽之建筑物多半颓废失修，至今杭州昔日之荣誉渐以湮没。国家多难，恐未易遽复旧观也。”真可

谓《黍离》、《麦秀》之悲。他看到长江水道如能开浚利用，“其利益未可限量”，提出西方不应干涉中国的发展。

1855年，容闳在广州目睹叶名琛残酷杀戮无辜农民的暴行后，几使他欲响应太平天国之举。1860年底，容闳应二位美国传教士之邀，果作金陵之游，探访太平天国。1860年11月18日，他们到达南京，首先会晤了在太平军的美国传教士劳白芝（Rev. Roberts），翌日晋谒干王洪仁玕。容闳向洪仁玕建议“七事”：

一、依正当之国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为课程之一；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后来，容闳与洪仁玕对这“七事”进行了逐条讨论。然而令容闳啼笑皆非的是，太平天国对他“七事”的答复是授给他一枚刻有“义”字的四等爵位官印。

由此，促使容闳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深入剖析。在容闳看来，“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画，实未敢信其必成”。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原因的分析也是独具慧眼的，“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设有人以耶稣之关系及清政府之操切，为1850年革命之原因，则其所见浅陋实甚。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容闳将太平天国革命比作埃及石人，“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中亦含有两种性质”。太平军所招募的士兵多是无业游民，是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这些人加入太平军，不但不能增加实力，反而为太平军之重累。太平天国革命终将归于失败，但毕竟有其进步意义，在容闳看来，“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这些看法，在当时来说是十分深刻的。

容闳希望通过太平军为“中国谋福利”，实施其教育计划和改良政治的夙志，以失败而告终。1863年，他来到曾国藩的幕府，希望通过曾国藩来实现他“西学东渐”的计划。他首先向曾国藩建议创设一个“能造机器的机器厂”，这就是后来的“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委派容闳购办机器，共拨款银68000两。1863年10月，为购办机器，容闳又一次由欧洲赴美国。1865年春，容闳所购办的机器，装船由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而容闳本人这一次想实现环游地球的愿望，决定由旧金山西行，经太平洋抵沪。后觅得一只南多克之三桅船，在船上天天吃着咸而腥的鲭鱼，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容闳开始着手他早年怀有的教育计划——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接受西式教育。容闳认为学生出国留学，由于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和经验，增进与外国人民的接触，将有助于中国在外交、商务及工业上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的教育计划得到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支持，遂促成清王朝第一次公派学生出国，揭开了中国官费游学的序幕（详见第三章）。

教育计划失败后，容闳仍然坚持认为，从根本上变革中国是刻不容缓之事。于是容闳走上了谋求变法维新的道路。他在北京的寓所一时成为维新党领袖的“会议场”。戊戌政变发生后，他逃出北京，到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因清政府指名通缉，他又从上海逃往香港、台湾。1902年被迫再度去美国避难，一直到死。1912年4月20日，容闳病逝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Hartford）。

作为游学美国的先驱，一生为更新祖国而奋斗的学者、政治家，最后却不得不“远托异国”，埋骨天涯，这是容闳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其实容闳早已具备归化美国的条件，但他从来不愿作一个美国人。在他长眠的哈德福特城西带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的墓碑上，刻着一个由中文“容”字构成的心形图案，表明他

对祖国的眷恋至死不渝。容闳无愧是“西学东渐”的先驱。

二、欧洲与扶桑之游的吴中才子：王韬

19世纪60年代，出洋游历的人还是凤毛麟角，以“风流才子”自许的王韬是其中的代表。

王韬(1828~1897年)，原名畹，字利宾，号兰卿。因上书太平天国，遭通缉后而改名韬，字子潜，号仲弢，晚年自号天南邈叟，江苏甫里(其地半属昆山，半属吴县)人。王韬由一个不第秀才经过出洋游历而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他于1867年、1879年先后出游过欧洲、日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是他这两次出游的实录。

王韬的父亲是个乡村塾师，家境清贫。王韬幼年多病，但秉赋聪颖。据《弢园老民自传》所述，他“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在诗文创作上无所师承，“下笔辄不能自休，生平未尝属稿”。因此，他自小便非常自负，目空一切。自认为可以奋迅云霄，凌躐堂奥，讲学能摧锋折角，谈诗则直追唐宋，隐然以吴中“风流才子”唐伯虎、祝枝山等人自许，遂养成了一派落拓放诞的名士气。1845年王韬17岁时以第一名入县学，成为秀才。1846年到金陵入闱，然而他整日忙于给“某女士”写情书，又到“校书”家开怀畅饮，结果耽误了功课，未能考中。从此他弃括帖(八股)而不为，转向了经世致用的道路。同时仍然流连于酒色，这种“酒色征逐”的风流一直影响到他的晚年。

1848年，王韬到上海“省亲”，因为他的父亲于上一年来上海设馆，从此他开始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上海滩的畸形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漫游随录·黄浦樯帆》写道：

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渺云外。